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辨機撰

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温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且六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

殍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此言香華官城王宮多華故以名焉遠乎人壽數

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儕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為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壻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華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媼攜引少女並儻從盈路絃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

燕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割往而求之乃見
 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
 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友
 諸人同往林中咸見華樹是一大第僮僕役
 使驅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
 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
 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
 留止樓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
 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
 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華舊城遷都
 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城自爾之後國名波
 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
 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有阿輸
 迦此言無憂王曰王者頻毗娑羅此言影堅
阿育王也

此也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
 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藍
 天祠及窰堵波餘址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宮
 北臨窶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
 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
 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
 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
 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
 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門
 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
 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
 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
 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
 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
 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華而為之座獄
此也

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
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
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
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
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
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堙壑廢獄
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窰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
之勢寶爲廁飾石作欄檻即八萬四千之一
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
一升靈鑿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
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
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
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窰堵
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

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爲廣說
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
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舍靈有
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
今爾鬼神勗力同心境極贍部戶滿拘胝以
佛舍利起窰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
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
旨在所興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
開八國所建諸窰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
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
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白王命神鬼至所期
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
承此旨宣吉鬼神速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
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
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翠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
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
有輪相十指皆帶華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
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
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
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
憂王命世君臨建部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
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
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
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
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
是捐棄疏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翠堵波即
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
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
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瞻部洲施佛法

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略斯
在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
無憂王爲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
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此言大帝生自貴
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
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
治人和則主安吉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
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
燾生靈況爾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
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稽首
謝曰不自謹行敢于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
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
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
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
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

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
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
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
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爾志當爲崇
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
羞爾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爲牀座
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
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爲虛室諸神
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
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
功作爲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
憂王爲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
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清瀾澄鑿
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五六

十四

山西南有五窰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尚高遠
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
更修建小窰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
萬四千窰堵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別崇建
五窰堵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
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
王建此五窰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
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
震山傾雲昏日翳窰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
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覬覦或曰衆
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吒阿濫摩此言僧伽藍無憂
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
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
物周給頽毀已久基址尚存伽藍側有大窰

堵波名阿摩落迦阿摩落迦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遺疾彌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瞻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眾僧作如是說昔一瞻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且六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弘濟瘡疾在躬姦臣擅命積寶非已半果為施承王來命普施眾僧即召典事羹中總煮收其

果核起窳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顧命阿摩落伽窳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窳堵波謂建捷椎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儁召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捷椎招集學人羣愚同止謬有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眾辭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捷椎以集眾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耻忍詬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捷椎時南印度那伽闕刺樹那菩薩此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

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捷椎日月驟移十二年
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
城外道博學爾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
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
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
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
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
爾其行矣摧彼畢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
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
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捷椎願垂告命
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
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
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卷疊袈裟置草束
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
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

宿捷椎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
乃昨客遊苾芻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
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
捷椎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爲王人
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
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
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耻王乃召集學人而
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
旗鼓誼談異義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旣昇論
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浹辰摧諸異道
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建擊捷椎窰堵波北有故基昔毘辯婆羅門
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蕪不
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
響應人或激難垂帷已對舊學高才無出其
左

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窶沙

此言馬鳴

菩薩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

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

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

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

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

欽盛德為日已久幸願褰帷敢伸宿志而婆

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

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

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

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

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鑿辯

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

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

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

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

褰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

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

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

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窳

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眾庶莫不祈

請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

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毗

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

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趨有隨戾止僧

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

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

梁墀垣階陛金銅隱起厠間莊嚴中精舍佛

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
像凡斯三像鑄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鑿遠矣
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
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
幽蔚靈仙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數猛獸驚
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其
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
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
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華如來出定諸天感
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為石
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
蛇猛獸羣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禮
山東崗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
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
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

乘法教瞿那末底此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
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
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
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
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
邑二城環居封建且六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
敏達早擅清微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
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
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
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
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
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
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
門異道遞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
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

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爾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爲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羣行爲暴有淨信者恐爲獸害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義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

二十六

二十

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筮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爾有高才無忘所耻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誼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耻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

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爲守道含識露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誠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二十六于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耻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前耻王旣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羣敢聲論鼓唯願大

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曰有負座豎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爲伽藍邑戶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曰尸羅跋陀羅此言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峯如窳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浣衣諮以究竟之

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
當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賸索隱窮
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
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
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
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
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
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
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曰潛暉傳
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摧
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
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
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
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
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

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
道辭窮蒙耻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
辭曰漆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
爲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滑不有旌別無勵
後學爲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
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尸式修
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
河至伽耶城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
千餘家本仙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
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
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杳冥峰巖危
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
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
頂上有石窠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靈鑿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窳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窳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

舊曰那提迦葉訛也油事火之處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

山此言前正覺山如來稱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如來勤求六

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

遊自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崗登

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

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

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

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

跏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

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

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

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願當就彼

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

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為遂

龍意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賢愚咸觀洎於今時或有得見也諸天

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

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窳堵波度量雖殊

靈應莫異或華雨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

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還前正

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軌

崇峻嶮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

名華連陰接影細莎異草彌漫緣被正門東

闕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華池西阨險固北

門通大伽藍墻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窳堵波

或復精舍並瞻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

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

二十六

二十四

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

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曾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

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漑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華燭炬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二十六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漑餘根洎乎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王旦將禮敬唯見蘗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漑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

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刺拏伐摩王此言滿胃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歎曰慧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

哀感動物以數千牛犖乳而漑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疊以青甃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

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

金銅阿摩落迦果亦謂寶瓶人稱寶壺東面接爲重閣

簷宇特起三層椽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

鏤以飾之珠玉厠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

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

二十六

二十六

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

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爲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

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四月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跏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歛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真唯右乳上塗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歎慙懇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且六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涌出作證故今像手倣昔下垂衆知

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爲役使遂於像前橫壘甄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甄壁之前畫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炮肌膚攪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功不虧旣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

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華隨迹十有八

文後人於此壘甄為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

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

暫捨為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

聖悠遠寶變為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為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為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斯為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羣從飛繞効靈顯聖

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嬖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衰變治容扶羸策杖相攜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

且六

二十九

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軌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爲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窳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懷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汎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

五十六

二十九

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勦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太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明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鱗

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漭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旣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

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窳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旣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間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窳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

五十六

三十

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窳堵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窳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爲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窳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窳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窳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窳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窳堵波如來受糜處也

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

浣濯天帝釋爲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窳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窳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自支隣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

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爲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

且六

三十一

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爲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窳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窳堵波菩薩入尼連

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
乳糜其側窣堵波一長者獻麩蜜處佛在樹
下結跏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
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
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
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
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麩蜜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麩側有窣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
既獻麩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
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
納受以爲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
銀鉢乃至頗胝瑠璃瑪瑙磔磔真珠等鉢世
尊如是皆不爲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
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
之次第重疊按爲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

三六

三三二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來爲母說
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
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
洄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
緣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
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
隨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
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爾俱返迷途於是
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
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
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
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迦葉波
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
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

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燄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愍惜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窳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窳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

三十六

三十三

歸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今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窳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憎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爲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窳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
 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
 垣墻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
 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厠以珍寶諸窠
 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
 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
 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
 之日出示眾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
 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
 也或放光或雨華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
 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
 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
 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
 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
 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憑恃國
 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陵辱

語見譏誚負斯憂耻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
 何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為意於諸印度建
 立伽藍旣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
 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於是以國中重
 寶獻印度王王旣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
 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
 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
 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
 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耻而歸竊圖遠
 謀貽範來葉於諸印度建一伽藍使客遊乞
 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
 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
 辭報命群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
 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
 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

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不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

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備舉每歲必芻解雨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眾七日七夜持香華鼓音樂遍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兩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頹濕縛度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音釋

秣菟 秣莫葛切 菟同都切 鼎 都挺切 方也 輻湊 輻方六切 湊也
 千候切 聚也 犛 真交切 牛也 媪 威遇切 婦之稱 儼 必刃切 導也
 也 峻峙 峻私閏切 高也 峙丈里切 山立貌 磔 陟華切 張伸也 堙 堙七艷切 坑也 漣漪 漣力纏切 漪於直切 風動水也
 黜 丘律切 斥也 鷲 鷲屬 利切 贖 幽深切 魚脊也 蕨 魚列切 斫木餘也
 也 攫 居縛切 居持也 鬚鬣 鬚渠伊切 魚脊也 憤 力相恐切 威也 曝曬 曝步木切 曬所費也 曝曬 並日乾也